

阎纲去年出版了评论集、散文集和催人泪下的《美丽的夭亡》等4部书，通过这些作品人们更了解了这位洞明世事的文坛宿将。本文只说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《文网·世情·人心——阎纲自述》，这部书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作品。

阎纲是我的同事，也是我的前辈。说是同事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曾与我同在沙滩文化部大院、文艺报社木板简易楼共事过3年。说是前辈，早在1956年他就到《文艺报》做编辑，在五六十年的文学评论界崭露头角，而我当时还只是阅读过《文艺报》的青少年读者，及至供职于文艺报社，已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。阎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，年长我9岁，而且是我心仪的评论家，称他为文坛前辈并不过分，故也不敢随意以“我的朋友”阎纲相称。不过，借用《“文艺报”四条汉子》的编号，称呼他为“一条汉子”，倒也恰切。

关于《“文艺报”四条汉子》的来历，出在他年前赠我的新著《文网·世情·人心——阎纲自述》一书中（以下简称《阎纲自述》）：“唐达成、谢永旺、刘锡诚和我，曾有《“文艺报”四条汉子》的雅号，也是绰号。之所以单把我们称作‘四条汉子’，原因很简单，两个字——一个头！一天，风乍起，寒风袭人，上班进屋，我们四个一水儿黄叶叽布的风衣，像是彼此商量好了似的。从此以后，‘四条汉子’的命名始告成立。”但我之所以要称阎纲为一条汉子，却另有一番意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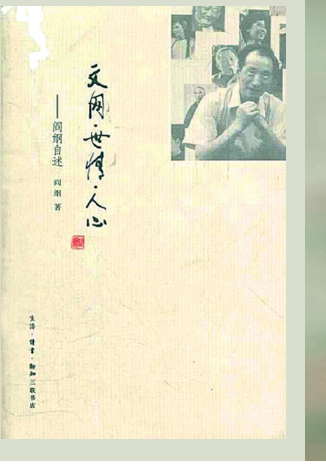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的印象中，阎纲是一位温文尔雅、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。据说，老诗人艾青曾戏说贺敬之写诗是“白面书生唱黑头”，而见了阎纲也笑道，你也是白面书生，可是文章不像。不像什么？老诗人没有说。我看这位白面书生，有一双明察秋毫、洞若观火的眼睛，有一副爱憎分明、嫉恶如仇的肝胆，有一支辞锋犀利、泼辣机敏的铁笔，敢作敢为，敢为天下先；仗义执言，身为文友两肋插刀。他是陕西礼泉人，当代文学史上，陕军是一支异军突起、阵容强大的作家群体，而阎纲就是为陕军自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一直到路遥、贾平凹、王愚、李星等等几乎每一位作家、评论家的创作成就鼓与呼。柳青喜欢他，“乡党”叫得很亲切。评论家李建军说，他身上有一股陕西人生冷硬倔、“牛犊顶橡树”般的倔劲。他分明像绿林中的好汉、评坛上的闯将，怎么也难与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对上号。

《阎纲自述》一书正题为“文网·世情·人心”。表面看来，这是一部记述文人在文坛上的不幸遭遇和不公平的世道人心的书，似乎难跳出

■人物

## 为文最讲真性情

□包立民



“弄文罹文网，抗世违世情”的套路，摆脱不了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共同命运，其实不尽然。正如他在书的“封底”所言：“60年来，我亲历了这一异化到复归的全过程，波涌云诡，忍看朋辈成新鬼。这里记述的未必称得上‘在思维能力、热情和性格方面，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’，却是满怀怜悯、不惜牺牲的血写的‘人’。”

阎纲，出身文化人家，1949年参加工作，1956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，跨进中国作家协会《文艺报》的大门，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。《文艺报》名流汇聚，评家蜂起，对一个刚从文学院校毕业的青年学子来说，无疑是天从人愿，一登龙门，跃跃欲试。诚如当年与阎纲同时进入文艺报社，又是同班同学的谢永旺在欢迎会上代表大家所说的：“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，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，将我的《现代人》和《祖国纪事》——《文艺报》”枕卧在自己的棺材里。”谢永旺说的这段话，在他上世纪80年代出任《文艺报》主编后依然在同事中流传着。

曾几何时，《文艺报》是政治风云的晴雨表，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阵地之一。文艺为政治服务，为工农兵服务，这既是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、文艺家的精神家园，又是硝烟四起、谈虎色变的政治运动场。正是在这座精神家园和运动场所之间，阎纲师从前辈评论家侯金镜，满怀激情地推介了《创业史》《红旗谱》《红岩》《红日》《青春之歌》等革命现实主义力作，及时推广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。与此同时，他亲历了推反右、《文艺报·再批判》、北戴河会议批“中间人物论”、

1964年批文联各协会是“裴多菲俱乐部”、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《纪要》，一直到长达6年的“五七干校”炼狱，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的老作家、老诗人、老理论家（诸如丁玲、陈企霞、冯雪峰、萧军、艾青、巴人等人）备受折磨，斯文扫地，下放劳改，直至身陷囹圄。他侥幸地躲过了“反右”，却未能逃过“十年浩劫”。“文革”中，他先被打成刘少奇文艺黑线的黑爪牙，皮肉受苦，后被打成“五一六”分子，在向阳湖五七干校被整得死去活来。他永远也忘不了他作为“五一六”分子，与“走资派”郭小川、严文并在“牛棚”患难与共的日子。郭小川决不相信阎纲他们是什么“反革命分子”；老作家严文并在三更半夜阎纲被押回“牛棚”时，悄悄将一包食品塞在他的怀里，一次是一块桃酥，一次是半根狗肉骨头。难怪老评论家陈辽得悉阎纲在干校的种种挨批斗奇遇的惨状后，撰文惊呼“这才是‘三枪拍案惊奇’的奇观！”

经过“文革”的炼狱，阎纲逐渐醒悟，是“造神”运动和遵命盲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。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，反思惨痛的历史教训，文学才能有复兴之日。他奋笔撰写《神学·人学·文学》，解析作为“人学”的“文学”，“把人当人看”，恢复“人”在文学中的尊严和主体地位。他在文中大胆揭示“造神”运动的本质：“在造神者迷信的蛊惑下，文学变成神学，非神学的文学均在横扫之列。神是人造的，造神完全为了造神者自己。”“把神变成人，是文学的进步；把人变成神，是文学的异时。把人变成鬼，是文学的堕落；把鬼变成人，是文学的复兴。”从而

大呼：“到这时候了，文学应该老老实实地还其本来面目，充当活生生的‘人学’。”他嫉恶如仇，由呐喊升华而为忧愤深广，彻底否定“文革”，狠批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把人还原为“人”！从这个意义上看，《神学·文学·人学》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，也成了他新时期写文学评论的动因和宣言。所以，他后来一再声明：“我的意愿十分明确，就是彻底清除现代文艺迷信。”正是在这个动因的启示下，他高喊“直面现实才能拯救文学”，写出有胆有识、有声有色、有情有义、有文有胆、而且创办《评论选刊》、主笔《中国文化报》，扶植和推出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群体。

雷抒雁的《小草在歌唱》打开沉睡的心窗，问天理，问良心，问“这是为什么”？阎纲前往北太平庄《解放军文艺》宿舍向雷抒雁表示祝贺，盛赞抒雁发现“小草”这一意象符号的义愤和才情，称道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难得的忏悔和发问。在一封致阎纲的长信中，雷抒雁提出诗歌“解放的步伐太小了，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敢不敢说真话”。“看来，为创新而‘引进’，将是一种趋势。”阎纲敏锐地发现，雷抒雁的“引进”之说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，并认为“要是说‘小草’是雷诗的话，这封长信就是雷诗的宣言”。2009年，雷抒雁诗歌朗诵会在西安举办，阎纲又以《唱罢“小草”说“引进”》，祝贺和纪念《小草在歌唱》发表30周年。可惜这位诗人今年2月14日因病逝世，阎纲痛失了一位文坛挚友，他花了两个昼夜，赶写了6000字的悼文为雷抒雁送行，追悼会的当天三次流鼻血，两次去医院急诊。《阎纲自述》中有“忍看朋辈成新鬼”一章，专写新时期痛失文友的悲愤，其中有鲍昌、张弦、贾大山、刘绍棠、路遥、邹志安、金铮、杨凤兰、乔典运、王保成……而今“新鬼”中，又添抒雁。

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发表前后，多经曲折，备受争议。阎纲力排众议，独持己见，及时写出《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》，冒着风险肯定这是一篇“暴露文学”的力作。“它的批判是大胆的、犀利的，同时却很深沉、很痛心。”“它的批判不是为了动摇现存的制度，而是为了拯救崇高的灵魂。”阎纲把他的笔触追溯到饥荒的大跃进时代，把法庭上一场对“犯人”的审判变成对“造神”运动的审判，大义凛然！他愤慨而言之：“我们面前被缚着的这个人，是国家的罪犯（犯人李铜钟），又是人民的英雄（庄稼人用脑袋撞着床帮为他恸哭）。”“罪犯”与“英雄”，难道只隔了一层纸？”这段尖锐大胆的评论，在当年评坛上，无疑给极左思潮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。尽管地方上的阻

力甚大，但由评委会主任巴金拍板，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终于评上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。

事后，阎纲当着张一弓的面表达了近年日益强烈的心愿，为他题词：“驱动改革开放的仍然是李铜钟式的人物，文学仍然需要李铜钟式的硬汉子。文学的历史价值、悲壮意味和阳刚之气，不能无视李铜钟式的志烈之士。”

在新时期的文学评论中，阎纲不仅为雷抒雁的“小草”叫好喊冤，为“犯人李铜钟”抗诉，为电影《人到中年》鸣不平，为旨在“救救工业”的《蒋子龙中篇小说集》作序，为王蒙的“新派小说”正名，为新时期涌现的有争议但新锐的中青年作家呐喊、欢呼，为他们艺术的精进扫除障碍。诚如刘再复在1984年所写的《时代，呼唤着阎纲式的评论家》中所言：“阎纲是诗人型的评论家。诗化的评论有力地显示评论个性，并能击中要害。像阎纲这种在文学领域中热心树人，无私地扶持新秀的批评家实在太少了，这是一种具有建设型的文化性格的战士啊！”

自叙作为传记的一种体例，源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博大的人道情怀、大无畏的仗骨义胆、独立自主的人格魅力，素为后来者尊为文圣相继仿效。上世纪20年代，胡适在友人中倡导撰写自叙，不知何因，应者寥寥，直到新旧世纪之交，写自传、自叙的人才逐渐多了起来。近年来，老诗人牛汉在何启治、李晋西的协助下，编撰了《我仍在苦苦跋涉——牛汉自述》，而诗人兼翻译家屠岸的《生正逢时——屠岸自述》也相继问世。阎纲曾写过一篇书评，盛赞“屠岸文章老更成”，盛赞《屠岸自述》是一部“兼有思想深度、学术深度和人性深度的真确记忆；是历史的延续，又是历史的新发现；是个人心灵史，又是正史之外不可多得的文坛野史”。孔子曰：“礼失求诸野。”我看他对《屠岸自述》的这段评语，也可视为《阎纲自述》的写作追求。

关于这部“自述”，阎纲自己在“后记”中有如下一段反思：“回顾文坛60年，自己并不干净，我批极左也跟极左跑过，灭神又造神，胶柱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以至失当，放情说论但失之粗陋。我一生最大的不幸，就是思无主，盲目紧跟，现在明白了，没有我辈的奴性作祟，‘文革’疯不起来。”

的确，《阎纲自述》是一部关于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难得的激情叙事，敢于殷忧启圣，又勇于自我解剖，是一部文采焕然、以诗人文、文史交融、可读性很强的评论家自述和真正的文人传记。

■讲述

## 军礼，以和平的名义

——纪念朝鲜停战六十周年

□郑时文

今年早春时节，我访问了四川省内江市郊外的榨木铁桥。蜿蜒的沱江流过开满山花的河谷，绕着起伏的山丘缓缓回旋，仿佛是一首缠绵的乡歌。纵横交错的桥梁，以战士的刚烈，为川南的春色涂上一抹硬朗的颜色。

这次访问有个惊喜的发现，那就是河洲之侧，出现了一个用好几百块鹅卵石排成的心形圆环。它顺着河流往下延伸，占据了好宽一片河面。在那个巨大心环的中间，站立着两只白鹭，它们修长的身姿倒影在波光粼粼的水中，像两个正在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罗曼史的芭蕾舞演员。

无情的江水流过坚硬的石头，溅起朵朵浪花。江心的石头已经没入水底，但仍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队形。需要在冬天枯水的季节，才能把这么多鹅卵石搬到江中。那可要一次次地蹚过冰冷的江水啊！是谁在碧波荡漾的沱江中，创造了这么一幅多情的画面呢？

我站在铁桥上，凝视着这个爱的符号，内心翻腾起阵阵波涛。有位战友的身影猛然跳进我的脑际，他的名字叫傅慕贤，是我们队伍中一个特别浪漫的战士。如果他活着，那个精心创造图案的人，一定是他！但是他那年轻英俊的身影，已经永远定格在流逝的春水里，没有中年人的矜持，更没有老年的迟缓和。

6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，朝鲜战局出现了转折，我们西南军政大学随营干校的学生兵们响应祖国的呼唤，集体编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。当时，刘邓大军入川，29师兼内江军分区。我们就是从沱江河畔出发的。傅慕贤原来是国立贵州大学的学生。西南解放后，到处是迎风招展的红旗，到处是激昂高亢的歌声，他的未婚妻坐不住了，坚决投奔革命队伍，硬是把他拽进了西南军政大学。

闻听要去援朝，同学们一片沸腾，纷纷破指血书，要求参战。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的口号响彻军营。29师离开内江的那天，在誓师大会上，旁边的野战连队忽然向我们学生队挑战，要求赛歌。29师是刘邓首长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地带出来的八路军队伍，所以他们一开口就是：“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……”我们这群学生娃儿慌得团团转，赶紧找队长，偏偏这个节骨眼儿上没找到。

就在这时候，傅慕贤一个箭步冲上前来，把指挥的手势一提，大喝一声：“走！”我们全队就跟着他的指挥，纵情歌唱起来：“走，跟着毛泽东走！走，跟着共产党走！忠诚革命，服务人民，消灭剥削者，建立新社会。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富强的新中国，就在我们前方！”

豪迈的歌声响彻沱江河岸，赢得阵阵欢呼。我们更起劲了，跟着傅慕贤的指挥又唱起苏联歌曲：“听吧！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，穿好军装，拿起武器，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，踏上征途，万众一心，保卫国家。再见吧，亲爱的妈妈，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！再见吧，亲爱的故乡，心爱的姑娘，胜利的星光照耀我们。莫难过，别悲伤，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！”

突然，河岸上传来一阵悲泣！原来，就在部队出发时，傅慕贤的未婚妻被劝回贵阳继续读书。她疯了似的追赶队伍，想再见傅慕贤一面。傅慕贤本来是为她才参加学生队的，谁知部队出发的时刻，竟然就是他们诀别的时刻。

进入朝鲜后，我们先后参加了第四次战役、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。我们的师长张显扬将军当过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，是张思德的班长，不愧为全军的一员虎将！在他带领下，从内江出发走上朝鲜战场的29师，打出了军威，打出了国威。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烈士，就是我们的战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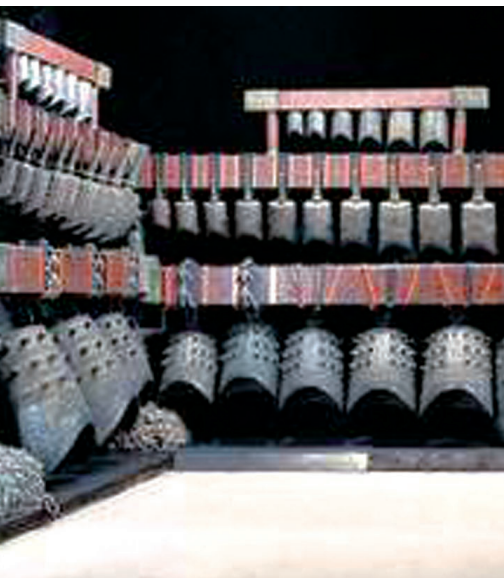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同学傅慕贤也是29师一名英勇的战士，他在第五次战役的一次阻击战中，在营、连主官全部牺牲的情况下，奋然跃起，宣布自己为代理排长，率领部队顽强抗击，为掩护主力转移立下大功。上甘岭战役中，他再立功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在上甘岭战役祝捷大会上，他朗诵了苏联诗人西蒙诺夫的长诗：“等着我吧，我会回来。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，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，勾起你忧伤满怀，等到大雪纷飞，等到酷暑难耐；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，往昔的一切，一股脑儿抛开；等到遥远的家乡，不再有家书传来，心灰意冷，都已倦怠。等着我吧，我会回来。”可就祝捷大会后，1952年12月9日深夜，美国空军轰炸29师庄子山指挥所，傅慕贤牺牲。

徐徐河风吹过我的面颊，远方一群白鹭翩翩飞来。河里的那两只鹭鸶也腾空而起。60年前军歌嘹亮、战马嘶鸣的沱江河岸，顿时显得一片寂静。我屏住呼吸，再次凝视着那个空空的心环。微风吹过河面，静静倾听，仿佛听得到江水中传来的隐隐私语。

仰望长天，碧空如洗。60年前，不知有多少个像傅慕贤这样的热血男儿，倒在异国的土地上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但是，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、宛如芬芳的空气，弥漫在祖国的天空，探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之中。沱江里面那个巨大的心形圆环，不正是勇敢的战士们爱国家、爱人民、爱和平的象征吗！

2013年7月27日，是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60周年的日子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请允许我以和平的名义，向他们敬一个军礼！



编钟

■行走

## 浮想：曾侯乙……

□人邻

然而天意不可违，曾侯乙墓被发现是天意吗？那么久那么陌生的一处，消失了一个秘密，本来在时间链条上消隐了，似乎时间在那儿忽地反转到拧着铁环的另一面，没有办法过去。而他的莫名的手指，怎么就沿着纸条上的墨迹，梦一样地触摸了过去？时间，浮现，消失……又浮现，2700多年前的那些人很难理解的，悄然在沉闷的泥污里翻过身，梦醒了。

很早就知道这个揭开了若干年的秘密，只是无缘。大厅铺着坚实的黑色花岗岩地砖，墙面也是黑色的，沉郁的气氛必得这沉郁的黑色才能衬得住。巨大的玻璃橱窗在灯影里幽幽的，那些沉重的出土物件，棺与槨，极广，却又奇怪地近于虚幻。

那重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跟人世这边的重量是一样的吗？抑或是另外一种不可知的重量？巨大的玻璃隔着、封闭着，若这样的话，会伸手触一下那不可解释的重量，感受它神秘的意味，感受它无比的庞大。而因为它的庞大，周游的人只能是漂浮于灯影里的幽幽，嗅到古老金属气息的幽凉，给黑色渲染透了的丝丝幽凉。那重量、幽凉之间，若断若续的古琴声，苍凉、迷蒙。

觉得自己飘起来，虚无一样的行走，忽然给一具晦暗的朱红色的棺无声抵住。站着不动，悠悠半天，魂儿才透了一口气，慢慢回来了一样。

散射的光，弥漫在那棺上。缓缓走近，那棺的重量低低地沿着黑色花岗岩地面悄然压下去，升起来，横着，弥漫。觉出暗暗的压迫，冷的压迫，内心抵着、抵着，额上冷冷感觉着什么，飒飒有风。

棺，是敦实的长方，腹部略鼓。看来直线的单薄，先秦时候已经有体悟。一根直线，其实只要稍稍弯曲，线的外侧就会变得厚实、沉重。这棺只稍稍鼓了那么一点儿。这有度的鼓，因耐心的斟酌，既有方的劲健，又有圆的鸿蒙。那一点儿的鼓，若不足，则索然、呆滞；若稍过，则圆滑不见凛然骨气了。那棺也因这鼓，有神秘的什么力量慢慢滋生，甚至会叫人觉到厚实的木板在漆层下慢慢鼓胀、开裂、生长，有牛毛细纹一样丝丝裂开的隐隐的深入了大地河流的声音。

棺的底色通身朱红，俨然不死的庞大血肉之躯。比这更早，人们已经在使用这种红色的矿物粉末。祭奠亡者的时候，人们会撒下这些红色的粉末，祈求它的血色能够带来新生。人们知道，这归于血的，亦将诞生于血。

打磨那些红色的矿物，庄重也恐惧。蒙着尘土的红色岩块，给碾压、研磨，用力的瞬间也像死亡那样，咒语一样的红色更多地显现，令人战栗。朱红的底子上，是复杂多变的线。黑线。朱红和黑色的漆面微微褪色，也有些皴裂了，而那棺却因此更显得沉重。无形中的压迫力量让人走得很慢，看得很慢。人也是有些迷恋这压迫的力量。这压迫让人觉得时间变厚变宽了，黏稠了，感觉时间终于要停留了下来。

另一边是槨。槨，更是大。槨的厚木板，相互连接的部位，以“工”、“丁”、“厂”三种形制的青铜件——加固，总重量竟然达到3吨多。槨有窗，不是绘制的，而是在一头的右下角直接开出。为什么不在一个所谓正的位置，而开在右下角呢？也许，那是魂魄才能进出的位置。安歇着的人，魂魄也是要透气，出来悠悠的。

朱底黑纹的绘画，看似并不多高明，可是那般的随意，几乎不要所谓的结构，而能成就通体的图案，协调、从容、不逼仄、不散漫，这并不简单。棺、槨通身绘了龙、蛇、鸟、鹿、鱼以及鸟首形兽、鼠状兽、神人、武士近2000幅，一气呵成、不可更改。尤其是那么多动物，首、尾、身子都极其复杂，动物与动物之间距离是如此之小，画工没有很好的把握能力是很难完成的。绘制了那么多的动物，是在描述那时的世界吗？也许那个时候，生命的旺盛不是现在所能想象的。

当时的画师如何绘画，已经不能知晓了。大约是赤

身裸体，像巫师一样，衔着一大束头发，眼窝乌黑，骨瘦如柴，舞之蹈之，一气而画毕的。

环绕着的22具陪葬棺。一具为狗，另21具为年龄在13岁到25岁之间的女子，身高在1.407米到1.61米之间，她们大多是侍者和乐工。

曾侯乙会多喜爱一点那位24岁、身高1.438米的女子吗？她的陪葬，壁二、环二、璜二、珠二、玉片三、铜带勾一，在这些女子里面是最多的。以她的年龄，她可能已经陪伴了曾侯乙10年了。她擅长的乐器呢？是琴，还是瑟呢？

另一女子，23岁，身高一米1.495米，有壁五、环二、璜二、玉人一、玉片一、木梳一。余下的女子，或壁、或环、或璜、或木梳，不过是一两件。其中3个女子，叫人喟叹，竟然一件陪葬品也没有。据说这些人是用酒灌醉了，尔后殉葬的。那酒里也许还有些别的，一醉醒来，已经是永远的黑暗了。

墓里的乐器，有惊人的青铜铸造的编钟。编钟连接横柱的钮，青铜上饰着猛兽动物死死咬噬着的牙齿。瑟，上了朱红色的漆，堪称巨大。有五弦器，也叫均钟木，用来校音。有十弦琴，也颇巨大。据说伏羲时候，是50弦，黄帝改为25弦，目前见到18、19、21、23、24、25弦。

琴瑟巨大，音量也大，这样才能和那些编钟。余物，有铜尊盘，极精密复杂，令人咋舌。如何铸造，几乎是剔透的雕刻那样，镂空，谜一样的。有盛酒的可以冰镇的器皿。亦有一件龙纹铜镜，乃压席角之物。不大的席子，有这样的铜镜，四角一压，陡然气象就不一样了。毕竟是王者。

曾侯乙亦是度大的人。公元前706年，楚伐随，无功而返；公元前704年，楚伐随，无功而返；公元前609年，楚伐随，无功而返；公元前604年，楚伐随，无功而返；公元前506年，吴伐楚，楚逃郢。曾侯乙没有计较200年间楚国若干次伐随，接纳了楚，并与之结盟。彼一时，此一时，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

那第一个发现了泥土底下这个秘密的人，这会儿在哪儿呢？33年之后的这一刻，他在想什么呢？这会儿是正午，寒天里的阳光像闪烁的金箔一样，扑朔迷离，叫人看一眼，就得低下头来。这个人已经老了，或许已经离开了人世。他衰老之时，想起他的葬地，会忽然想起他发现了的那个秘密吗？